資治通鑑/卷25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五十一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五十二 唐紀六十八

► 卷二百五十三

起上章攝提格，盡柔兆涒灘，凡七年。

資治通鑑 第252卷

【唐紀六十八】 起上章攝提格，盡柔兆涒灘，凡七年。

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下咸通十一年〈庚寅，西元八七零年〉

春，正月，甲寅朔，群臣上尊號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聖廣孝皇帝。赦天下。

西川之民聞蠻寇將至，爭走入成都。時成都但有子城，亦無壕，人所佔地各不過一席許，雨則戴箕盎以自庇。又乏水，取摩訶池泥汁，澄而飲之。將士不習武備，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吳行魯使攝參謀，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共修守備，選將校，分職事，立戰棚，具砲檑，造器備，嚴警邏。先是，西川將士多虛職名，亦無稟給。至是，揭榜募驍勇之士，補以實職，厚給糧賜，應募者雲集。慶復乃諭之曰：「汝曹皆軍中子弟，年少材勇，平居無由自進，今蠻寇憑陵，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，可不勉乎！」皆歡呼踴躍。於是列兵械於庭，使之各試所能，兩兩角勝，察其勇怯而進退之，得選兵三千人，號曰「突將」。行魯，彭州人也。戊午，蠻至眉州，耽遣同節度副使王偃等繼書見其用事之臣杜元忠，與之約和。蠻報曰：「我輩行止，只系雅懷。」

路巖、韋保衡上言：「康承訓討龐勳時，逗橈不進，又不能盡其餘黨，又貪虜獲，不時上功。」辛酉，貶蜀王傅、分司，尋再貶恩州司馬。

南詔進軍新津，定邊之北境也。盧耽遣同節度副使譚奉祀致書於杜元忠，問其所以來之意。蠻留之不還。耽遣使告急於朝，且請遣使與和，以紓一時之患。朝廷命知四方館事、太僕卿支詳爲宣諭通和使。蠻以耽待之恭，亦爲之盤桓，而成都守備由是粗完。甲子，蠻長驅而北，陷雙流。庚午，耽遣節度副使柳槃往見之，杜元忠授槃書一通，曰：「此通和之後，驃信與軍府相見之儀也。」其儀以王者自處，語極驕慢。又遣人負彩幕至城南，雲欲張陳蜀王廳以居驃信。

癸酉，廢定邊軍，復以七州歸西川。

是日，蠻軍抵成都城下。前一日，盧耽遣先鋒游弈使王晝至漢州詗援軍，且趣之。時興元六千人、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，會竇滂以忠武、義成、徐宿四千人自導江奔漢州，就援軍以自存。丁丑，王晝以興元、資、簡兵三千餘人軍於毘橋，遇蠻前鋒，與戰不利，退保漢州。時成都日望援軍之至，而竇滂自以失地，欲西川相繼陷沒以分其責。每援軍自北至，輒説之曰：「蠻衆多於官軍數十倍，官軍遠來疲弊，未易遽前。」諸將信之，皆狐疑不進。成都十將李自孝陰與蠻通，欲焚城東倉爲内應，城中執而殺之。後數日，蠻果攻城，久之，城中無應而止。

二月，癸未朔，蠻合梯沖四面攻成都，城上以鉤縚挽之使近，投火沃油焚之，攻者皆死。盧耽以楊慶復、攝左都押牙李驤各帥突將出戰，殺傷蠻二千餘人，會暮，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。蜀人素怯，其突將新爲慶復所獎拔，且利於厚賞，勇氣自倍，其不得出者，皆憤郁求奮。後數日，賊取民籬，重沓濕而屈之，以爲蓬，置人其下，舉以抵城而斲之，矢石不能入，火不能然。慶復溶鐵汁以灌之，攻者又死。

乙酉，支詳遣使與蠻約和。丁亥，蠻斂兵請和。戊子，遣使迎支詳。時顏慶復以援軍將至，詳謂蠻使曰：「受詔詣定邊約和，今雲南乃圍成都，則與向日詔旨異矣。且朝廷所以和者，冀其不犯成都也。今矢石晝夜相交，何謂和乎！」蠻見和使不至，庚寅，復進攻城。辛卯，城中出兵擊之，乃退。

初，韋皋招南詔以破吐蕃，既而蠻訴以無甲弩，皋使匠往教之，數歲，蠻中甲駑皆精利。又，東蠻苴那時、勿鄧、夢沖三部助皋破吐蕃有功。其後邊吏遇之無狀，東蠻怨唐深，

自附於南詔，每從南詔入寇，爲之盡力，得唐人，皆虐殺之。

朝廷貶竇滂爲康州司戶，以顏慶復爲東川節度使，凡援蜀諸軍，皆受慶復節制。癸巳，慶復至新都，蠻分兵往拒之。甲午，與慶復遇，慶復大破蠻軍，殺二千餘人，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、白棓以助官軍，呼聲震野。乙未，蠻步騎數萬復至，會右武衞上將軍宋威以忠武軍二千人至，即與諸軍會戰，蠻軍大敗，死者五千餘人，退保星宿山。威進軍沱江驛，距成都三十里。蠻遣其臣楊定保詣支詳請和，詳曰：「宜先解圍退軍。」定保還，蠻圍城如故。城中不知援軍之至，但見其數來請和，知援軍必勝矣。戊戌，蠻復請和，使者十返，城中亦依違答之。蠻以援軍在近，攻城尤急，驃信以下親立矢石之間。庚子，官軍至城下與蠻戰，奪其陘遷橋，是夕，蠻自燒攻具遁去，比明，官軍乃覺之。

初，朝廷使顏慶復救成都，命宋威屯綿，漢爲後繼。威乘勝先至城下，破蠻軍功居多，慶復疾之。威飯士，欲追蠻軍，城中戰士亦欲與北軍合勢俱進，慶復牒威，奪其軍，勒歸漢州。蠻至雙流，阻新穿水，造橋未能成，狼狽失度。三日，橋成，乃得過，斷橋而去，甲兵服物遺棄於路，蜀人甚恨之。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數千保邛州，蠻圍之，二日，不克，亦捨去。顏慶復始教蜀人築壅門城，穿塹引水滿之，植鹿角，分營舖。蠻知有備，自是不復犯成都矣。

先是，西川牙將有職無官，及拒卻南詔，四人以功授監察御史，堂帖，人輸堂例錢三百緡；貧者苦之。

三月，左僕射、同平章事曹確同平章事，充鎭海節度使。

夏，四月，丙午，以翰林學士承旨、兵部侍郎韋保衡同平章事。

徐賊餘黨猶相聚閭裡爲群盜，散居兗、鄆、靑、齊之間，詔徐州觀察使夏侯孜招諭之。

五月，丁丑，以邛州刺史吳行魯爲西川留後。

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，弱翁奔新息。左補闕楊堪等上言：「刺史不道，百姓負冤，當訴於朝廷，置諸典刑，豈得群黨相聚，擅自斥逐，亂上下之分！此風殆不可長，宜加嚴誅，以懲來者！」

上令百官議處置徐州之宜。六月，丙午，太子少傅李膠等狀，以爲：「徐州雖屢構禍亂，未必比屋頑凶；蓋由統御失人，是致奸回乘釁。今使名雖降，兵額尚存，以爲支郡則糧餉不給，分隸別落則人心未服；或舊惡相繼，更成披猖。惟泗州向因攻守，結釁已深，宜有更張，庶爲兩便。」詔從之，徐州依舊爲觀察使，統徐、濠、宿三州，泗州爲團練使，割隸淮南。

加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兼侍中。

秋，八月，乙未，同昌公主薨。上痛悼不已，殺翰林醫官韓宗劭等二十餘人，悉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系京兆獄。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劉瞻召諫官使言之，諫官莫敢言者，乃自上言，以爲：「修短之期，人之定分。昨公主有疾，深軫聖慈。宗劭等診療之時，惟求疾愈，備施方術，非不盡心，而禍福難移，竟成差跌，原其情狀，亦可哀矜。而械系老幼三百餘人，物議沸騰。道路嗟歎。奈何以達理知命之君，涉肆暴不明之謗！蓋由安不慮危，忿不思難之故也。伏願少回聖慮，寬釋系者。」上覽疎，不悅。瞻又與京兆尹温璋力諫於上前，上大怒，叱出之。

魏博節度使何全皞年少，驕暴好殺，又減將士衣糧。將士作亂，全皞單騎走，追殺之，推大將韓君雄爲留後。成德節度使王景崇爲之請旌節。九月，庚戌，以君雄爲魏博留後。

丙辰，以劉瞻同平章事，充荊南節度使。貶温璋振州司馬。璋歎曰：「生不逢時，死何足惜！」是夕，仰藥卒。庚申，敕曰：「苟無蠹害，何至於斯！惡實貫盈，死有餘責。宜令三日内且於城外權瘞，俟經恩宥，方許歸葬，使中外快心，奸邪知懼。」己巳，貶右諫議大夫高湘、比部郎中知制誥楊知至、禮部郎中魏簡等於嶺南，皆坐與劉瞻親善，爲韋保衡所逐也。知至，汝士之子；簡，扶之子也。保衡又與路巖共譖劉瞻，去與醫官通謀，誤投毒藥。丙子，貶瞻康州刺史。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瞻罷相制辭曰：「安數畝之居，仍非己有；卻四方之賂，惟畏人知。」巖謂畋曰：「侍郎乃表薦劉相也！」坐貶梧州刺史。御史中丞孫瑝坐爲瞻所擢用，亦貶汀州刺史。路巖素與劉瞻論議多不葉，瞻既貶康州，巖猶不快，閱《十道圖》，以歡州去長安萬里，再貶歡州司戶。

冬，十月，癸卯，以西川留後吳行魯爲節度使。

十一月，辛亥，以兵部尚書、鹽鐵轉運使王鐸爲禮部尚書、同平章事。鐸起之兄子也。

丁卯，復以徐州爲感化軍節度。

十二月，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同平章事，以左金吾上將軍李國昌爲振武節度使。

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下咸通十二年〈辛卯，西元八七一年〉

春，正月，辛酉，葬文懿公主。韋氏之人爭取庭祭之灰，汰其金銀。凡服玩，每物皆百二十輿，以錦繡、珠玉爲儀衛、明器，輝煥二十餘里。賜酒百斛、餅食炙四十橐駝，以飼體夫。上與郭淑妃思公主不已，樂工李可及作《歎百年曲》，其聲心妻惋，舞者數百人，發內庫雜寶爲其首飾，以絳八百匹爲地衣，舞罷，珠璣覆地。

以魏博留後韓君雄爲節度使。

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路巖與韋保衡素相表裡，勢傾天下。既而爭權，浸有隙，保衡遂短巖於上。夏，四月，癸卯，以巖同平章事，充西川節度使。巖出城，路人以瓦礫擲之。權京兆尹薛能，巖所擢也，巖謂能曰：「臨行，煩以瓦礫相餞！」能徐舉笏對曰：「向來宰相出，府司無例發人防衛。」巖甚慚。能，汾州人也。

五月，上幸安國寺，贈僧重謙、僧澈沉檀講座二，各高二丈。設萬人齋。

秋，七月，以兵部尚書盧耽同平章事，充山南東道節度使。

冬，十月，以兵部侍郎、鹽鐵轉運使劉鄴爲禮部尚書、同平章事。

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下咸通十三年〈壬庚，西元八七二年〉

春，正月，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得風疾，請委軍政就醫。許之，以其子簡會爲留後。疾甚，遣使上表納旌節。丙申，薨。允伸鎮幽州二十三年，勤儉恭謹，邊鄙無警，上下安之。

二月，丁巳，以兵部侍郎、同平章事于琮爲山南東道節度使，以刑部侍郎、判戶部奉天趙隱爲戶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平州刺史張公素，素有威望，爲幽人所服。張允伸薨，公素帥州兵來奔喪。張簡會懼，

三月，奔京師，以爲諸衞將軍。

夏，四月，立皇子保爲吉王，傑爲壽王，倚爲睦王。

以張公素爲平盧留後。

五月，國子司業韋殷裕詣閤門告郭淑妃弟內作坊使敬述陰事。上大怒，杖殺殷裕，籍沒其家。乙亥，閤門使田獻銛奪紫，改橋陵使，以其受殷裕狀故也。殷裕妻父太府少卿崔元應、妻從兄中書舍人崔沆、季父君卿皆貶嶺南官；給事中杜裔休坐與殷裕善，亦貶端州司戶。沆，鉉之子也。裔休，悰之子也。

丙子，貶山南東道節度使于琮爲普王傅、分司，韋保衡譖之也。辛巳，貶尚書左承李當、吏部侍郎王涣、左散騎常侍李都、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張楊、前中書舍人封彥卿、左諫議大夫楊墊；癸未，貶工部尚書嚴祁、給事中李貺、給事中張鐸、左金吾大將軍李敬仲、起居舍人蕭遘、李瀆、鄭彥特、李藻，皆處之湖、嶺之南，坐與琮厚善故也，貺，漢之子；遘，置之子也。甲申，貶前平盧節度使於琯爲涼王府長史、分司，前湖南觀察使於瑰袁州刺史。瑰、琯，皆琮之兄也。尋再貶琮韶州刺史。琮妻廣德公主，上之妹也，與琮皆之韶州，行則肩輿門相對，坐則執琮之帶，琮由是獲全。時諸公主多驕縱，惟廣德動遵法度，事于氏宗親尊卑無不如禮，內外稱之。

六月，以盧龍留後張公素爲節度使。

韋保衡欲以其黨裴條爲郎官，憚左丞李璋方嚴，恐其不放上，先遣人達意。璋曰：「朝廷遷除，不應見問。」秋，七月，乙未，以璋爲宣歙觀察使。八月，歸義節度使張義潮薨，沙州長史曹義金代領軍府。制以義金爲歸義節度使。是後中原多故，朝命不及，回鶻陷甘州，自餘諸州録歸義者多爲羌、胡所據。

冬，十二月，追上宣宗謚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。

振武節度使李國昌，恃功恣橫，專殺長吏。朝廷不能平，徙國昌爲大同軍防禦使，國昌稱疾不赴。

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下咸通十四年〈癸巳，西元八七三年〉

春，三月，癸巳，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，群臣諫者甚衆，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。上曰：「朕生得見之，死亦無恨！」廣造浮圖、寶帳、香輿、幡花、幢蓋以迎之，皆飾以金玉、錦繡、珠翠。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間，道路車馬，晝夜不絶。夏，四月，壬寅，佛骨至京師，導以禁軍兵仗、公私音樂，沸天燭地，綿亙數十里。儀衛之盛，過於郊祀，元和之時不及遠矣。富室夾道爲彩樓及無遮會，競爲侈靡。上御安福門，降樓膜拜，流涕沾臆，賜僧及京城耆老嘗見元和事者金帛。迎佛骨入禁中，三日，出置安國崇化寺。宰相已下競施金帛，不可勝紀。因下德音，降中外系囚。

五月，丁亥，以西川節度使路巖兼中書令。

南詔寇西川，又寇黔南，黔中經略使秦匡謀兵少不敵，棄城奔荊南。荊南節度使杜悰囚而奏之。六月，乙未，敕斬匡謀，籍沒其家貲，親族應緣坐者，令有司搜捕以聞。匡謀，鳳翔人也。

以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王鐸同平章事，充宣武節度使。時韋保衡挾恩弄權，以劉瞻、于琮先在相位，不禮於己，譖而逐之。王鐸，保衡及第時主文也，蕭遘，同年進士也，二人素薄保衡之爲人，保衡皆擯斥之。

秋，七月，戊寅，上疾大漸，左軍中尉劉行深、右軍中尉韓文約立少子普王儼。庚辰，制：「立儼爲皇太子，權句當軍國政事。」辛巳，上崩於咸寧殿。遺詔書韋保衡攝冢宰。僖宗即位。八月，丁未，追尊母王貴妃爲皇太后，劉行深、韓文約皆封國公。

關東、河南大水。

九月，有司上先太后謚曰惠安。

司徒、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韋保衡，怨家告其陰事，貶保衡賀州刺史。樂工李可及流嶺南。可及有寵於懿宗，嘗爲子娶婦，懿宗賜之酒二銀壺，啓之無酒而中實。右軍中尉西門季玄屢以爲言，懿宗不聽。可及嘗大受賜物，載以官車。季玄謂曰：「汝它日破家，此物復應以官車載還。非爲受賜，徒煩牛足耳！」及流嶺南，籍沒其家，果如季玄言。以西川節度使路巖兼侍中，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中書令，魏博節度使韓君雄、盧龍節度使張公素、天平節度使高駢並同平章事。君雄仍賜名允中。

冬，十月，乙未，以左僕射蕭倣爲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韋保衡再貶崖州澄邁令，尋賜自盡；又貶其弟翰林學士、兵部侍郎保乂爲賓州司戶，所親翰林學士、戶部侍郎劉承雍爲涪州司馬。承雍，禹錫之子也。

癸卯，赦天下。

西川節度使路巖，喜聲色游宴，委軍府政事於親吏邊鹹、郭籌，皆先行後申，上下畏之。嘗大閱，二人議事，默書紙相示而焚之，軍中以爲有異圖，驚懼不安。朝廷聞之，十一月，戊辰，徙巖荊南節度使。鹹、籌潛知其故，遂亡命。

以右僕射蕭鄴同平章事，充河東節度使。

十二月，巳亥，詔送佛骨還法門寺。

再貶路巖爲新州刺史。

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上之上

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下乾符元年〈甲午，西元八七四年〉

春，正月，丁亥，翰林學士盧攜上言，以爲：「陛下初臨大寶，宜深念黎元。國家之有百姓，如草木之有根柢，若秋冬培溉，則春夏滋榮。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，自虢至海，麥才半收，秋稼幾無，冬菜至少，貧者磑蓬實爲面，蓄槐葉爲齏。或更衰羸，亦難採拾。常年不稔，則散之鄰境。今所在皆饑，無所依投，坐守鄉閭，待盡溝壑。其蠲免餘稅，實無可征。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，督趣甚急，動如捶撻，雖撤屋伐木，雇妻鬻子，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，未得至於府庫也。或租稅之外，更有他徭。朝廷倘不撫存，百姓實無生計。乞敕州縣，應所欠殘稅，並一切停征，以俟蠶麥。仍發所在義倉，亟加賑給。至深春之後，有菜葉木牙，繼以桑椹，漸有可食。在今數月之間，尤爲窘急，行之不可稽緩。」敕從其言，而有司竟不能行，徒爲空文而已。

路巖行至江陵，敕削官爵，長流儋州。巖美姿儀，囚於江陵獄再宿，鬚髮皆白，尋賜自

盡，籍沒其家。巖之爲相也，密奏，「三品以上賜死，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，驗其必死。」至是，自罹其禍，所死之處乃楊收賜死之榻也。邊鹹、郭籌捕得，皆伏誅。初，巖佐崔鉉於淮南，爲支使，鉉知其必貴，曰：「路十終須作彼一官。」既而入爲監察御史，不出長安城，十年至宰相。其自監察入翰林也，鉉猶在淮南，聞之，曰：「路十今已入翰林，如何得老！」皆如鉉言。以太子少傅于琮同平章事，充山南東道節度使。

二月，甲午，葬昭聖恭惠孝皇帝於簡陵，廟號懿宗。

以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趙隱同平章事，充鎭海節度使；以華州刺史裴坦爲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；以虢州刺史劉瞻爲刑部尚書。瞻之貶也，人無賢愚，莫不痛惜。及其還也，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。瞻聞之，改期，由他道而入。

夏，五月，乙未，裴坦薨。以劉瞻爲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初，瞻南遷，劉鄴附於韋、路，共短之。及瞻還爲相，鄴內懼。秋，八月，丁巳朔，鄴延瞻，置酒於鹽鐵院。瞻歸而遇疾，辛未，薨。時人皆以爲鄴鴆之也。

以兵部侍郎、判度支崔彥昭爲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彥昭，群之從子也。兵部侍郎王凝，正雅之從孫也，其母，彥昭之從母。凝、彥昭同舉進士，凝先及第，嘗衩衣見彥昭，且戲之曰：「君不若舉明經。」彥昭怒，遂爲深仇。及彥昭爲相，其母謂侍婢曰：「爲我多作襪履，王侍郎母子必將竄逐，吾當與妹偕行。」彥昭拜且泣，謝曰：「必不敢。」凝由是獲免。

冬，十月，以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劉鄴同平章事，充淮南節度使。以吏部侍郎鄭畋爲兵部侍郎，翰林學士承旨、戶部侍郎盧攜守本官，並同平章事。

十一月，庚寅，日南至，群臣上尊號曰聖神聰睿仁哲孝皇帝。改元。

魏博節度使韓允中薨，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簡爲留後。

南詔寇西川，作浮梁，濟大渡河。防河都知兵馬使、黎州刺史黃景復俟其半濟，擊之，蠻敗走，斷其浮梁。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，而分兵潛出上、下流各二十里，夜，作浮梁，詰朝，俱濟，襲破諸城柵，夾攻景復。力戰三日，景復陽敗走，蠻盡銳追之。景復設三伏以待之，蠻過三分之二，乃發伏擊之，蠻兵大敗，殺二千餘人，追至大渡河南

而還。復修完城柵而守之。蠻歸，至之羅谷，遇國中發兵繼至，新舊相合，鉦鼓聲聞數十里。復寇大渡河，與唐夾水而軍，詐雲求和，又自上下流潛濟，與景復戰連日。西川援軍不至，而蠻衆日益，景復不能支，軍遂潰。

十二月，党項、回鶻寇天德軍。

感化軍奏群盜寇掠，州縣不能禁。敕兗、鄆等道出兵討之。

南詔乘勝陷黎州，入邛峽關，攻雅州。大渡河潰兵奔入邛州，成都驚擾，民爭入城，或北奔他州。城中大爲守備，而塹壘比向時嚴固。驃信使其坦綽遺節度使牛叢書云：「非敢爲寇也，欲入見天子，面訴數十年爲讒人離間冤抑之事。倘蒙聖恩矜恤，當還與尚書永敦鄰好。今假道貴府，欲借蜀王廳留止數日，即東上。」叢素懦怯，欲許之，楊慶復以爲不可。斬其使者，留二人，授以書，遣還，書辭極數其罪，詈辱之。蠻兵及新津而還，叢恐蠻至，豫焚城外，民居蕩盡，蜀人尤之。詔發河東、山南西道、東川兵援之，仍命天平節度使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。

以韓簡爲魏博留後。

商州刺史王樞以軍州空窘，減折糴錢，民相帥以白梃毆之，又毆殺官吏二人。朝廷更除刺史李誥到官，收捕民李叔汶等三十人，斬之。

初，回鶻屢求冊命，詔遣冊立使郗宗莒詣其國。會回鶻爲吐谷渾、嗢末所破，逃遁不知所之。詔宗莒以玉冊、國信授靈鹽節度使唐弘夫掌之，還京師。

上年少，政在臣下，南牙、北司互相矛楯。自懿宗以來，奢侈日甚，用兵不息，賦斂愈急。關東連年水、旱，州縣不以實聞，上下相蒙，百姓流殍，無所控訴。相聚爲盜，所在蜂起。州縣兵少，加以承平日久，人不習戰，每與盜遇，官軍多敗。是歲，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，起於長垣。

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下乾符二年〈乙未，西元八七五年〉

春，正月，丙戌，以高駢爲西川節度使。

辛已，上祀圓丘；赦天下。

髙駢至劍州，先遣使走馬開成都門。或諫曰：「蠻寇逼近成都，相公尚遠，萬一豨突，奈何？」駢曰：「吾在交趾破蠻二十萬衆，蠻聞我來，逃竄不暇，何敢輒犯成都！今春氣向暖，數十萬人蘊積城中，生死共處，汚穢郁蒸，將成癘疫，不可緩也！」使者至成都，開城縱民出，各復常業，乘城者皆下城解甲，民大悅。蠻方攻雅州，聞之，遣使請和，引兵去。駢又奏：「南蠻小丑，易以枝梧。今西川新舊兵已多，所發長武、鄜坊、河東兵，徒有勞費，並乞勒還。」敕止河東兵而已。

上之爲普王也，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，及即位，使知樞密，遂擢爲中尉。上時年十四，專事遊戲，政事一委令孜，呼爲「阿父」。令孜頗讀書，多巧數，招權納賄，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。每見，常自備果食兩盤，與上相對飲啖，從容良久而退。上與内園小兒狎暱，賞賜樂工、伎兒，所費動以萬計，府藏空竭。令孜説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内庫，有陳訴者，付京兆杖殺之。宰相以下，鉗口莫敢言。

髙駢至成都，明日，發步騎五千追南詔，至大渡河，殺獲甚衆，擒其酋長數十人，至成都，斬之。修復邛崍關、大渡河諸城柵，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鎮，號平夷軍；又築城於沐源川，皆蠻入蜀之要道也，各置兵數千戍之。自是蠻不復入寇。駢召黃景復，責以大渡河失守，腰斬之。駢又奏請自將本管及天平、昭義、義成等軍共六萬人擊南詔，詔不許。先是，南詔督爽屢牒中書，辭語怨望，中書不答。盧攜奏稱：「如此，則蠻益驕，謂唐無以答，宜數其十代受恩以責之。然自中書發牒，則嫌於體敵，請賜髙駢及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詔，使録詔白，牒與之。」從之。

三月，以魏博留後韓簡爲節度使。

去歲，感化軍發兵詣靈武防秋，會南詔寇西川，敕往救援。未至成都，蠻退，遣還；至鳳翔，不肯詣靈武，欲擅歸徐州。内養王裕本、都將劉逢搜擒唱帥者胡雄等八人，斬之，衆然後定。

初，南詔圍成都，楊慶復以右職優給募突將以御之，成都由是獲全。及髙駢至，悉令納牒，又托以蜀中屢遭蠻寇，人未復業，停其稟給，突將皆忿怨。駢好妖術，每發兵追蠻，皆夜張旗立隊，對將士焚紙畫人馬，散小豆，曰：「蜀兵懦怯，今遣玄女神兵前行。」軍中壯士皆恥之。又索闔境官有出於胥吏者，皆停之。令民間皆用足陌錢，陌不足者皆

執之，劾以行賂，取與皆死。刑罰嚴酷，由是蜀人皆不悅。夏，四月，突將作亂，大噪突入府廷。駢走匿於廁間，突將索之，不獲。天平都將張傑帥所部數百人被甲入府擊突將，突將撤牙前儀注兵仗，無者奮梃揮拳，乘怒氣力鬥，天平軍不能敵，走歸營。突將追之，營門閉，不得入。監軍使人招諭，許以復職名稟給，久之，乃肯還營。天平軍復開門出，爲追逐之勢。至城北，時方修球場，役者數百人，天平軍悉取其首，還，詣府，云「已誅亂者」。駢出見之，厚以金帛賞之。明日，榜謝突將，悉還其職名、衣糧。自是日令諸道將士從己來者更直府中，嚴兵自衛。

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兼侍中。

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戰功，節度使趙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，郢等論訴不獲，遂劫庫兵作亂，行收黨衆近萬人，攻陷蘇、常，乘舟往來，泛江入海，轉掠二浙，南及福建，大爲人患。

五月，以太傅、分司令狐綯同平章事，充鳳翔節度使。

司空、同平章事蕭倣薨。

六月，以御史大夫李蔚爲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辛未，高駢陰籍突將之名，使人夜掩捕之，圍其家，挑牆壞戶而入，老幼孕病，悉驅去殺之，嬰兒或撲於階，或擊於柱，流血成渠，號哭震天，死者數千人，夜，以車載屍投之於江。有一婦人，臨刑，戟手大罵曰：「高駢！汝無故奪有功將士職名、衣糧，激成衆怒。幸而得免，不省己自咎，乃更以詐殺無辜近萬人，天地鬼神，豈容汝如此！我必訴汝於上帝，使汝他日舉家屠滅如我今日，冤抑汚辱如我今日，驚憂惴恐如我今日！」言畢，拜天，怫然就戮。久之，突將有自戍役歸者，駢復欲盡族之，有元從親吏王殷諫曰：「相公奉道，宜好生惡殺，此屬在外，初不同謀，若復誅之，則自危者多矣！」駢乃止。

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州、曹州，衆至數萬。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，爲仙芝所敗。冤句人黃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。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爲事，巢善騎謝，喜任俠，粗涉書傳，屢舉進士不第，遂爲盜，與仙芝攻剽州縣，橫行山東，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，數月之間，衆至數萬。

盧龍節度使張公素，性暴戾，不爲軍士所附。大將李茂勳，本回鶻阿布思之族，回鶻敗，降於張仲武；仲武使戍邊，屢有功，賜姓名。納降軍使陳貢言者，幽之宿將，爲軍士所信服，茂勳潛殺貢言，聲雲貢言舉兵向薊；公素出戰而敗，奔京師。茂勳入城，衆乃知非貢言也，不得已，推而立之，朝廷因以茂勳爲留後。

秋，七月，蝗自東而西，蔽日，所過赤地。京兆尹楊知至奏「蝗入京畿，不食稼，皆抱荊棘而死。」宰相皆賀。

八月，李茂勳爲盧龍節度使。

九月，左補闕董禹諫上游畋、乘驢擊球，上賜金帛以褒之。邠寧節度使李侃奏爲假父華清宮使道雅求贈官，禹上疏論之，語頗侵宦官。樞密使楊復恭等列訴於上，冬，十月，禹坐貶郴州司馬。復恭，欽義之養孫也。

昭義軍亂，大將劉廣逐節度使高湜，自爲留後。以左金吾大將軍曹翔爲昭義節度使。

回鶻還至羅川，十一月，遣使者同羅楡祿入貢；賜拯接絹萬匹。

群盜侵淫，剽掠十餘州，至於淮南，多者千餘人，少者數百人。詔淮南、忠武、宣武、義成、天平五軍節度使、監軍亟加討捕及招懷。十二月，王仙芝寇沂州，平盧節度使宋威表請以步騎五千別爲一使，兼帥本道兵所在討賊。乃以威爲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，仍給禁兵三千、甲騎五百。因詔河南方鎭所遣討賊都頭並取威處分。

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下乾符三年〈丙申，西元八七六年〉

春，正月，天平軍奏遣將士張晏等救沂州，還，至義橋，聞北境復有盜起，留使扞御。晏等不從，喧噪趣鄆州。都將張思泰、李承祐走馬出城，裂袖與盟，以俸錢備酒餚慰諭，然後定。語本軍宣慰一切，無得窮詰。

二月，敕福建、江西、湖南諸道觀察、刺史，皆訓練士卒。又令天下鄉邨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群盜。賜兗海節度號泰寧軍。

三月，盧龍節度使李茂勳請以其子幽州左司馬可舉知留後，自求致仕。詔茂勳以左僕射致仕，以可舉爲盧龍留後。

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崔彦昭罷爲太子太傅。以左僕射王鐸兼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南詔遣使者詣髙駢求和而盜邊不息，駢斬其使者。蠻之陷交趾也，虜安南經略判官杜驤妻李瑤。瑤，宗室之疎屬也。蠻遣瑤還，遞木夾以遺駢，稱「督爽牒西川節度使」，辭極驕慢。駢送瑤京師。甲辰，復牒南詔，數其負累聖恩德、暴犯邊境、殘賊欺詐之罪，安南、大渡覆敗之狀，折辱之。

原州刺史史懷操貪暴，夏，四月，軍亂，逐之。

賜宣武、感化節度、泗州防禦使密詔，選精兵數百人於巡内游奕，防衛綱船，五日一具上供錢米平安狀聞奏。

五月，昭王汭薨。

以盧龍留後李可舉爲節度使。

六月，撫王紘薨。

雄州地震裂，水湧，壞州城及公私戶捨俱盡。

秋，七月，以前巖州刺史髙傑爲左驍衛將軍，充緣海水軍都知兵馬使，以討王郢。

鄂王潤薨。

加魏博節度使韓簡同平章事。

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，大破之，仙芝亡去。威奏仙芝已死，縱遣諸道兵，身還青州。百官皆入賀。居三日，州縣奏仙芝尚在，攻剽如故。時兵始休，詔復發之，士皆忿怨思亂。八月，仙芝陷陽翟、郟城，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。安潛，愼由之弟也。又命昭義節度使曹翔將步騎五千及義成兵衛東都宮，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爲招討副使，守

東都，又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選步騎二千守汝、鄧要路。仙芝進逼汝州，詔邠寧節度使李侃、鳳翔節度使令狐綯選步兵一千、騎兵五百守陝州、潼關。

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兼中書令。

九月，乙亥朔，日有食之。

丙子，王仙芝陷汝州，執刺史王鐐。鐐，鐸之從父兄弟也。東都大震，士民挈家逃出城。乙酉敕王仙芝、尚君長罪，除官，以招諭之。仙芝陷陽武，攻鄭州，昭義監軍判官雷殷符屯中牟，擊仙芝，破走之。冬，十月，仙芝南攻唐、鄧。

西川節度使高駢築成都羅城，使僧景仙規度，週二十五里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，吏受百錢以上皆死。蜀土疎惡，以甓甃之，還城十里內取土，皆劃丘垤平之，無得爲坎塹以害耕種；役者不過十日而代，衆樂其均，不費撲撻而功辦。自八月癸丑築之，至十一月戊子畢功。役之始作也，駢恐南詔揚聲入寇，雖不敢決來，役者必驚擾，乃奏遣景仙托遊行入南詔，說諭驃信使歸附中國，仍許妻以公主，因與議二國禮儀，久之不決。駢又聲言欲巡邊，朝夕通烽火，至大渡河，而實不行，蠻中惴恐。由是訖於城成，邊候無風塵之警。先是，西川將吏入南詔，驃信皆坐受其拜，駢以其俗尚浮屠，故遣景仙往，驃信果帥其大臣迎拜，信用其言。

王仙芝攻郢、復二州，陷之。

王郢因温州刺史魯寔請降，寔屢爲之論奏，敕郢詣闕。郢擁兵遷延，半年不至，固求望海鎮使；朝廷不許，以郢爲右率府率，仍令左神策軍補以重職，其先所掠之財，並令給與。

十二月，王仙芝攻申、光、廬、壽、舒、通等州。淮南節度使劉鄴奏求益兵，敕感化節度使薛能選精兵數千助之。鄭畋以言計不行，稱疾遜位，不許，乃上言：「自沂州奏捷之後，仙芝愈肆猖狂，屠陷五六州，瘡痍數千里。宋威衰老多病，自妄奏以來，諸道尤所不服，今淹留亳州，殊無進討之意。曾元裕擁兵蘄、黃，專慾望風退縮。若使賊陷揚州，則江南亦非國有。崔安潛威望過人，張自勉驍雄良將，宮苑使李晟，西平王晟之孫，嚴而有勇。請以安潛爲行營都統，璩爲招討使代威，自勉爲副使代元裕。」上頗采其言。

青、滄軍士戍安南，還至桂州，逐觀察使李瓚。瓚，宗閔之子也。以右諫議大夫張禹謨爲桂州觀察使。桂管監軍李維周驕橫，瓚曲奉之，浸不能制。桂管有兵八百人，防禦使才得百人，餘皆屬監軍。又預於逐帥之謀，強取兩使印，擅補知州官，奪昭州送使錢。詔禹謨並按之。禹謨，徹之子也。

招討副使、都監楊復光奏尚君長弟讓據查牙山，官軍退保鄧州。復光，玄價之養子也。

王仙芝攻蘄州，蘄州刺史裴渥，王鐸知舉時所擢進士也。王鏻在賊中，爲仙芝以書説渥。渥與仙芝約，斂兵不戰，許爲之奏官；鏻亦説仙芝許以如約。渥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，置酒，大陳貨賄以贈之，表陳其狀。諸宰相多言：「先帝不赦龐勳，期年卒誅之。今仙芝小賊，非龐勳之比，赦罪除官，益長奸宄。」王鐸固請，許之。乃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，遣中使以告身即蘄州授之。仙芝得之甚喜，鏻、渥皆賀。未退，黃巢以官不及己，大怒曰：「始者共立大誓，橫行天下，今獨取官赴左軍，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！」因毆仙芝，傷其首，其衆喧噪不已。仙芝畏衆怒，遂不受命。大掠蘄州，城中之人，半驅半殺，焚其廬舍。渥奔鄂州，敕使奔襄州，鏻爲賊所拘。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，二千餘人從巢，各分道而去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